

春华秋实

郭笑强

当你乘坐着飞驰的列车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祖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旅行,欣赏着窗外各地风光感到惬意的时候,你想到过列车下部的铁道,是由哪个群体建造的吗?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是中国中铁工程总公司,它简称为中国中铁。

如果说中国中铁是一条龙,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它的足迹就是通向祖国四面八方的铁路,那么中国中铁一局就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中国中铁一局成立于1950年5月,名称为西北干线局,不久归属于铁道部,简称铁一局。

解放后陇海铁路最西端是宝鸡,铁一局的工程材料厂也就在宝鸡成立,便于货物收发转运。我父亲成为了其中一员,从此我与父亲两代人,都服务于铁一局,参与见证了铁一局七十年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辉煌的历程。

据父亲讲,材料厂成立之初,运输力量主要有七辆骡马车,四个人力车队,每个车队由十五个人力车组成。为了确保工程材料运送不延误施工需求,在陕西太白县建立了农场,专为拉车辆的骡马种草以及豆类。由于材料厂在宝鸡火车站东闸口,进出要经过一个陡坡,便在厂门口靠路东侧建起了一个卷扬机,车队到达后,放出钢丝绳,将等距的小钩住车上一挂,随着开启的卷扬机隆隆声响,人力车工人很轻松地就驾车上了坡顶,这怕是我们最早的电气设备了。直至到抗美援朝结束后,铁一局材料厂配置了三台汽车,由三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司机驾驶。

随着宝天铁路的开通,铁路建设不断向西延伸,工程材料厂也随着铁路建设不断流动搬迁,全称变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流动材料厂。我幼小的时候很难见到父亲,身边小伙伴的父亲也多是铁一局职工,常年在外面很少回来,但我们最爱说的都是父亲的事。

父亲难得回家小住,每次离开我们都依依不舍,车站送别后,我和母亲、姐妹总要跑到南门口的桥上,向驶来的一趟趟列车不停地招手,希望乘坐火车离开的父亲能够看到我们……

文革时期,母亲带领我和妹妹去宁夏石嘴山,一个叫大磙沟的工地看望父亲。

大磙沟与外界隔开,进出只有一天一趟客货混列通向外界。每天材料厂的大门口,早早都会有携带着杂七杂八物品的人群,邻近中午时才渐渐消失。父亲告诉我这是工程处回各个工地的工人,他们在这里等工地送材料的汽车回工地。

材料厂的居住条件很艰苦,住房是竹条泥巴墙,屋顶用油毡覆盖的荆笆房。屋里屋外地面坑洼不平,厂区环境到是干净整洁。傍晚是我快乐的时候,到处能见到快乐的工人,院落里有洗衣服的,有下棋打牌的,屋子里有唱歌拉胡琴的,有聊天说笑的,一片生机勃勃。

我给父亲说:“我长大也到一局来工作。”父亲很高兴地说:“好啊!这里的领导很关心职工,工人们也很尊敬领导,虽说生活条件艰苦,可这里的人很好呢。”这是我第一次到父亲工作的地方,也是最后一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79年9月,我正式接父亲的班,到陕西耀县铁一局第二流动材料厂工作,开始了我的故事。在我进厂一个春秋后,铁一局做出重组流材料厂的决定,把第一、第二流动材料厂进行合并,升级为副处级单位,成为了铁路全系统规模最大的工程流动材料厂,机关设在陕西渭南,从此我们有了固定标准化的物资储备场所。

随着唐山震后恢复重建,铁一局第一次入华北,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铁路建设当中。流材料厂也将机关迁至河北丰润,建立起了物资储备转运基地,并投入到保障物资供应工作。这里,还有铁一局汽车大队三分队、机械租赁站等单位,华北大地上到处都能见到车门上标有红五星的材料运输汽车奔波着,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随着局工程量在华北地区突然加大,铁一局流动材料厂又将机关迁至北京市怀柔区,正式变更为“铁一局工程材料厂”。我也随厂里辗转到北京地区,住进了砖瓦结构临时房,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风扇,职工生活实行公寓化管理。

运输车辆也重新配置,分配给了各个工程处,流材料厂也分配到几十辆汽车,以及维修人员和设备,加上原有车辆和人员,组建起了一个三十多辆汽车的正式车队。

1984年,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改称为铁道部

第一工程公司,1985年,恢复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名称。1990年,国家重点工程宝鸡至中卫铁路开工建设,中铁一局工程材料厂购地180多亩,厂内设置铁路专用线三条,主供三大材钢筋木材水泥,建立起正式仓库,包括制材车间(木材加工)、战备物资储备库、生活区与厂区配套设施齐全,由工程材料厂四分厂承担宝中线物资供应任务。

2000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进行改制脱离铁道部,名称为中国中铁工程总公司。中铁一局也将四分厂编制,连同所有资产全部移交给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从此,我成为电务公司十分公司的一名职工,培训后,便去了河北省河间,实地参加两站三区间接触网工程施工。

朔黄线全局接触网工程竖立第一杆,我荣幸现场指挥施工,随着吊车隆隆声响起,披红挂彩的接触网支柱立起在轨道旁边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我的心情激动,为自己所在的中铁一局感到骄傲。

随后,我们又转场到神朔铁路接触网扩能改造工程。神木北站为铁路编组站,进出列车密度大,控制性工程为跨越14股道,是号称“亚洲第一跨的软横跨”施工项目。我们熟悉图纸、研究方案,做好安全培训,开展安全演练,大家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全部施工。

后来,我接连参加了乌兰木伦至神木北的接触网改造工程,达成既有有线增设接触网工程、浙赣线既有有线接触网改造提速工程、东乌新线接触网架架工程等等,跟随单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2007年7月,我离开了我从青年、中年、老年奋斗过的中铁一局,光荣退休。我退休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退休后的感受,虽然身离开了中铁一局,而心里却割舍不下一生奋斗过的企业。

中铁一局七十年的风风雨雨,砥砺前行,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绩,中铁一局的优秀儿女龙腾虎跃般地驰骋在祖国的大地上,铺通的铁路在建筑领域树立了一座座丰碑。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我们这群筑路人!

(作者单位:电务公司)

秋色

李雪娜

当清晨第一缕秋风迎面吹来
那些五颜六色的景象在脑海里一幕幕闪现

秋风
像爱情一样
在山峰的心上游戏
那些红的、紫的、白的
生出种种美丽的变换
然后慢慢的
结出一颗颗璀璨的金果
秋风又吹红了枫叶,吹散了云堆
你在路上想起了谁

高速公路上飘飞的枫叶
有柿子熟透的饱满,又有枫叶的轻盈
两种视觉冲击强烈的颜色组合
使得红水河更美、更净、更清
是天峡人们共同的期许

翩跹如影的紫花开了
碧玉似的翡翠要冒出尖尖角
天上的白云掉落人间
又变成层层白浪扑通扑通我心弦

秋风一吹,吹红了枫叶
吹紫了葡萄,吹皱了河水
秋风又吹,忘了谁
有所谓,只要不后悔

(作者单位:三公司)

你,快回来

姚姜瑾

我在你的眼里种上两片雪花
你入梦
我就看到,两朵滴血的梅花
四处流荡,牵着我的灵魂啊!
忧伤,万顷诗海
撕扯的痛!是那触摸不到的缠绵
相思中的泪滴微凉
舞动,月光的火焰
却,点燃不了日渐漂白的梅花
月光的酒杯里
捆绑着我我隔世的记忆

滴血的残阳
举起相思的镰刀,刀刀致命
将我切割成9999片,疼痛的爱恋
无数碎裂的星辰,它们齐声呼唤
叩问,谁是你今生的佳人
朗艳了,三生石畔,万缕幽魂
坐化成,千年不化的琥珀
供奉在,记忆的烛光台
日日夜夜,以诗当哭

我啊……我啊……我啊……
一壶空空的月光酒
还在,搅着,我思念的壶
问天,问地
问……沧……海……

(作者单位:二公司)

一抹白色的记忆

黄军科

西北风一阵阵地从旁边吹过,抬起头,呼吸着这熟悉的北方空气。终于,我又回到了这个阔别半年,生我养我的家了。喜欢李建的《异乡人》,词中描述的正是一个个在外漂泊的我们:不知不觉把他乡当成了故乡,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可是,又有谁能懂得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呢?近乡情更怯,越思念,却越不知所措,越靠近,却越局促不安。一抹白色,一场地域和时节共同赐予的银装素裹,一场经历不到半个岁月的天地一色,更是一场一年一次的盛世大典,一次次,将记忆与现实连在一起。

似乎每一个雪天都有不同的人陪我度过,亲人、同学、朋友……各种不同的人就这样淡淡地出现在每一个或喜或悲、或好玩或无趣的雪天。每一段雪天的回忆都谈不上刻骨铭心,却都上入义无反顾地记住了曾经度过的每一个洁白的春节。洁白,还是那年似一年的洁白,记忆,却非那年复一年的记忆。也许这有点奇怪,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正是这一抹白色,才串起了人人脑海中如螺旋般无限延伸的记忆,才有了人人频频回首的曾经。

小时候的自己,在每个雪天到来时,都会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这个世界,拥抱属于它的那一抹白,手套帽子统统丢掉,只想单纯地去和玩伴嬉戏,心里默默计算着远行亲人的归期。孩子的世界是纯真的,纯真得像那无瑕的雪,但对于亲人的离乡并不知道多少,只知道下雪了或快下雪了,他就会回来,带着好吃的、好玩的以及好看的新衣服。离别在即,年幼的自己总是不理解大人们脸上的愁容,更谈不上所谓的乡愁。

当雪花纷纷扬扬,四处飘落的时候,仿佛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静下来,默默地观赏空中飞舞着的一个个小小精灵们的表演,或激扬或舒缓,或昂扬或低沉……也许这就是雪精灵独特的魅力吧!那一片无与伦比的精致,那一抹无可比拟的洁白。

回到了自己的家,回想仿佛就在昨天,看到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身影,踏上熟悉的老路。一抹白色,又是这一抹熟悉的白色,牵着手思绪东走西窜,让我跌落在回忆的梦里久久不能醒来……

冬日里的雪总能与年赶上,带来的不仅是充满年味的记忆,更是一种掰着手指头算日子才迎来大年初一的煎熬。有了陪伴,才有回忆,有了陪伴,才能让某些东西根深蒂固,也许这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从古至今,不管他人如何惜别,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其实,只是这句“且行且珍惜”,珍惜相伴的时间,毕竟,相伴、相聚实属不易。

家的记忆从未远去,家不仅是家,是心的归宿,是远在他乡心里空落落的那块地的填充,好像家里的每一缕阳光都比他乡的温暖……即便内心有再多的不舍,但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将这无言的隐忍埋藏心底,扬帆远航。家,由那一抹独特的白萦绕,暂且放在心里……

(作者单位:新运公司)



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苍回。

颜庆利 摄

手心滴下的汗水

王政东

肃宁四月的天气,
暖阳之中带点微凉,
不知是衣衫裹过了宽厚的肩膀,
还是工作的乐趣让人忘我的专注,
忘记了偶尔会冷的颤抖的身体。
浑然物外,物我两忘。
俯首来回跳动的指尖,
仍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
毫无知觉当中,
手心滴下的汗水浸湿了鼠标垫,
当汗渍摩挲着手掌,
不再流畅地书写时,
猛然发现这汗水来自手心,
这来自奋力拼搏,辛勤劳作之后流下的汗水。
任重而道远,路漫而途长。

我忽然在想:
这朔黄线上新运的拓荒者
是否会开心于四处奔波之后
脸颊上的烟尘?

这朔黄线上新运的耕耘者
是否会雀跃于夙兴夜寐之后
肩膀上的酸痛?
这朔黄线上新运的守望者
是否会欣慰于焚膏继晷之后
手心里的汗水?

但我确信:
这样的烟尘会挂满他们疲惫
的笑容,
这样的酸痛会淹没他们怠倦
的钢躯。
这样的汗水会溢满他们麻木
的手掌。
那是因为,
铁路人的生活,
在风霜雨雪中行走,
在乱云飞渡中驱驰。
他们只知如今阳光正好
不负韶华,以苦作甜,
愿汗水化作甘泉,
不仅从手心滴下,
更能融入他们心田。

(作者单位:新运公司)

最明亮的星

王永胜

不知是何时
你又为何来到这里
来不及思考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曾经以为所有的感觉
都来自于这个脆弱的身躯
你需要一个东西
保护自己
把自己层层包裹
形成一个你以为是的你

为了阻挡那无常的恐惧
你努力把自己编织在一个壳里

暂时的安全
或许会带来一时的满意
越来越厚的包裹
为了抵御那频繁的攻击
也把自己束缚得越来越紧
在黑暗中挣扎
孤独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绝望中
你放弃了所有的努力
似乎是在死去的过程中
你发现一个崭新的自己
有了可以飞的翅膀

到处都是你的天地
在你带着梦想飞翔
记得回头望望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就像那破茧而出的蝴蝶
再也没有恐惧
面对无常朝向光明
拥有飞蛾扑火的勇气
勇敢燃烧自己
就像夜空中你抬头望去
那颗最明亮的星

(作者单位:二公司)

父母对孩子的那份忧虑,从来都在。星期日的晚上,跟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聊了会儿视频,总想不失时机地提点她一下,而且还要不露痕迹。我告诉她,身边些朋友的儿女们,好多都结婚了,外婆们都在群里晒外孙。特别是女儿小时候的那群伙伴,如今一个个都长大成人,我们已经在参加他们的婚礼了。而后话峰一转,对女儿说:“想起你们小的时候,我可没有亏待过你啊!”

这话让女儿有了兴趣,问我说:“此话怎讲?”于是,我便跟她讲了起来。

你出生的时候啊,我们正在修山西侯马至河南月山的侯月铁路,我们当时的驻地就在山顶,山下就是曲曲绕绕的沁河,杜河隧道就从山的腹地穿过。山下两端的隧道进出口分别驻扎着两个工程队,从进口要到出口,也得坐车从山上翻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那个工地的年轻人很多,大概有几十对像父母一样年轻的夫妻,他们中有很多还是在这之前不在一个工地的,而且还没有小孩。到侯月工地的第二年开始,在将近一年多时间里,陆续出生了十几个孩子。就我们当时在山顶上的指挥所,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出生了7个宝宝,大家给宝宝排号,从老大、老二,一直排到了小七妹。

女儿在手机那头呵呵笑,说“这些我都知道啊,不过后面都分开了,也不认识几个了。但这跟亏待不亏待有什么关系呢?”

我继续跟她讲:
因为那个工地,离街市很远,要买东西都要进城,坐车颠簸两个半小时的黄土路才能到晋城市。指挥所仅有一台小吉普车,有辆通勤轿车,每星期去城里两次,然后就是大板车了,所以交通不是很方便。我们一个月能上一次街,买些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出去一次大概会花掉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司机中有当准爸爸的,他们开车在外面遇到有卖桃子、李子、瓜果之类的,都是一筐筐地捎回来,然后大家分来吃。孩

子们都自然而有规律地生长着,传统的说法是“七坐、八爬、九个月长牙”,其它小朋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脱帽圈”、感冒、生病之类的症状,反应出这缺这缺那营养不平衡,可是你四个月时就长牙了,没有一个人说你缺什么营养。可见父母给你的是一个先天多么健康的身体啊。

再就是到你周岁开始学说话后,每天晚上我们下了班,都会带你出去散步,一边指点风景一边教你背唐诗,从五言到七言,温习头天的,再记今天的。可惜不到小半年的时间,父母会的就教完了。

讲到这时,我叹了口气,表达出了无限的遗憾。女儿在那边有点俏皮地说:“你不是觉得,把你一个神童给耽误了啊?”我回道:“确实有那么点哦。不然聪明早慧的孔融,历史上对他成年后的评价,也众说不一,远没有他4岁时的故事给后人的影响大。”

女儿好像听出点啥了,娇嗔起来,连叫“唉哟喂……”

云南7月的雨季里,墙外的雨正在拍打着窗。我饶有风趣继续跟女儿讲故事:我们那个时候在山西,那里的黄土路特别粘脚,一下雨,路面就打滑,汽车也跑不了,遇到像现在这个季节的连阴雨,会一个星期出不了车,菜都买不回来,我们还吃过放盆的稀饭呢。

女儿将信将疑,拖长音问了句:“是吗?”可不是咋的。指挥所住外面走能通长途汽车的地方叫李寨乡,说是个乡却没有商铺,有30里路,这段路平常坐车也就20来分钟就到了,但是雨天这条路上就没有车,外面要进来的人就进不来,有好多职工从老家探亲回来,就在乡里的旅店住过,等天晴后搭车进去。

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走路进去的,那可真是很考验人啊!

女儿或许是敷衍,又或许是兴趣地问:“怎么个考验法?”于是,我又跟她讲了一个小故事。

当时指挥所有位正在西安铁路职工大学上学的年轻人,在学校里给他的同学们讲起了工地上上的事,讲起了太行山里深藏的悬崖和村落,沁河里清彻透亮的水;讲起了要两个人扛着走的大鱼,还有他暑假一定要回去的工地和他想念的工友们。这让他的同学们很羡慕,于是有三位女同学与他相约,假期要一起到山西的侯月铁路工地去实习,体验生活。

然而一年中的暑假,也刚好处在雨季,连日大雨,一行四人被搁浅在李寨乡,他们商量怎么办时有人提议走进,有两位女生面对一望无际的黄泥路,打了退堂鼓,结伴回去了。留下来的一位女生,决定与这位年轻人一起继续前行,走路进山。年轻人在镇上给女生买了双平底鞋,他自己则光脚丫,然而淤泥深厚的路面,一脚踏下去,泥很快就粘住裤管都裹住了,哪还有个鞋子的模样,而且鞋底粘的泥还重得抬不起脚,于是女孩干脆也脱了鞋走。他们就这样提前鞋光着脚在这三十里的泥泞路上,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深一脚,浅一脚,终于走到了指挥所驻地。

工地上的人们把他们当成了一对情侣,像婆家人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这对年轻人也真的不负众望,在后来的日子里互定了终身,相扶持,比翼齐飞到现在。

这位年轻人很多年后还在辩解道:“当初我们真的没有确定关系,就是觉得都是一个单位的,他们没有见过工地,带他们见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没想到她还能坚持下来,与我同甘苦、共患难,让我突然发现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女儿听了我的故事,停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像你们那种条件,还是蛮锻炼人的嘛。”

可不是吗,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却很锻炼人。虽然你们后辈已不能经历了,也不希望你们再经历了,但你们也要快快成长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者单位:五公司)

那些年·那些路·那些事

杨兰英